城市风情 袁玉柱 摄

乐在其中

走进农田去实践

□张 斌

深秋，午风和煦，天高云淡，怀着美好的向往心情，我带着一群学生走进位于城南郊区一个农场。

走进农场，一条宽阔的水泥马路把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分成东西两块。靠近西边的入口处，有一个大院子，一排面南背北白墙黛瓦的建筑特别引人注意，这些建筑与城市里那些用钢筋混凝土铸成的高楼大厦相比，显得低矮了许多，但飞檐翘角，别具一格。室内装饰精巧、设施齐全，是平时人们前来郊游踏青、开展劳动实践、休息娱乐的接待大厅。

主人把我们迎进大厅，让座、递茶……便开始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活动——劳动实践：挖红薯。

首先进行的是理论学习。视频里，播放的是农民伯伯讲解的红薯从育秧到收获的整个过程：春天，农民们开始育秧、翻地、栽秧、浇水；夏日里，农民除草、施肥、翻秧子；秋天，就可以收获了。最让学生们感兴趣的是如何收红薯。原来，红薯经过春、夏、秋三季的萌发、孕育、生长，直至成熟，整个过程一直都是默默无闻，它们把果实深埋在地下，从不炫耀。孩子们看得很专心，听得也很仔细，还不停地举起小手向农民伯伯问东问西，以求学个明白。

接下来，就是去挖红薯了。孩子们特别兴奋，一心想把刚才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大家挥舞着铁锹、抓钩等工具，虽然个个累得满头大汗、解衣去衫，但仍是挖不出心中满意的红薯来。

“红薯到底长在哪里呢？为什么与农民伯伯讲的不一样啊？”几个孩子开始议论起来，有的开始不耐烦，甚至出现了埋怨的情绪。

“孩子们，不要着急。刚才农民伯伯在视频里讲的红薯是长在哪里的啊？”正在这时，农民伯伯走了过来。

“长在茎上啊！”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我们先扒开红薯的叶子，找找红薯的茎在什么地方？”农民伯伯耐心地指导着。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扒开红薯的叶子。

“原来红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棵接一棵地生长，红薯也不是遍地都有，而是有规律地生长在田垄上，每棵之间有20-30厘米的间隔啊！”一个孩子有了新发现。

“找到红薯的茎，就容易找到它的果实了。”农民伯伯继续讲解。

“我找到红薯了！”一个男孩大声喊道，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种惊喜全写在他那天真的脸上。只见他用尽力气把铁锹踩下去，结果刨出来的全是被切断的红薯，一阵惊喜之后，便是一阵的遗憾声。

“我怎么把红薯都挖烂了呢？”小男孩又是遗憾，又是不解，脸上还有一种愧疚之感。

“孩子，不要难过，我来告诉你！当我们找到红薯茎的底部时，不能急着挖，因为红薯一般都是长在离茎的底部15-20厘米处，我们挖的时候都要留出这个距离，这样挖出的红薯就会完好无缺了！”孩子们没有等农民伯伯讲完，都已经按捺不住了，按着农民伯伯的方法挖下去，紫红紫红的红薯像一个个刚出生的胖娃娃出现在面前，孩子们一阵欢呼，欣喜瞬间赶走了孩子们脸上的阴云。

“孩子们，我还有一个妙招，能让大家以最快的速度找准红薯的位置，你们想听吗？”农民伯伯看着孩子们兴奋的样子，也不再摆架子。

“你们看，靠近红薯茎底部的土壤大都有开裂的缝隙，这是红薯生长把土壤涨开的，缝隙的下面就是红薯，而且缝隙越大，红薯就越大。如果不信，你们先挖一棵试一试！”看着一群充满好奇又爱学习的孩子，农民伯伯脸上也笑开了花。

“果真如此！”小姑娘举起一个大大的红薯炫耀着，开心地喊起来。

“伯伯，你真是位农业专家，今天您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劳动实践课，这一课是我们在教室里学不到的，我终生难忘。”小姑娘真诚的话语让农民伯伯感动不已。

“孩子们，如果你们有时间，常来。劳动、种田还有很多的知识，下次来我再和你们讲，好吗？”

晚风习习，夕阳也调皮地钻进了树林。孩子们个个满意而归。他们今天收获的不仅仅是红薯，收获更多的是那些书本上和课堂上不能学到的知识和快乐。

百姓故事

国生轶事

□陈 卫

国生是管镇中学高二文科班的语文老师，五十多岁，年龄在男老师里面不算最大，但是教的年级在学校里最高，应该算是学校语文界的“扛把子”。校园里，国生戴着厚厚的酒瓶底一样的眼镜，昂着头走路，碰到熟悉的人微微点头致意。

高一的语文老师王敏说过：你们高二要是上文科班，跟了国生老师就有福了。国生是作家，我拜读过他写的一篇《梨树下》，乡土气息浓郁，构思相当巧妙。

进入文科班第一堂课，国生用略带沙哑的嗓音给全班同学讲了一个郭沫若鼓励落榜青年的故事，附带着还送了大家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有人抿嘴点头：王敏说的没错啊，国生上课是有一套。

国生讲课，用一种说不出来的腔调，常把“或者”说成“回者”。有的字发音明显不是本地的，但是不耽误学生领会。其实，国生的老家就在西南方向的某个乡镇。

春天，我们开始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国生说，这篇课文是要求背诵的。第二天语文课，年轻漂亮的金芳老师也跟来旁听。国生有意识要在金芳面前展示一下，他点了一位同学，说：“你来背一下我们昨天学的课文。”那位同学也不含糊，站起来背诵：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金芳听得都愣住了。国生看目的已经达到了，摆手让那位同学停下来。轻描淡写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开始上课。

开始出人意料，结束戛然而止。低调得简直让人有点措手不及。

一个时期，不少同学迷上了乒乓球，我也身陷其中。学校里只有食堂门前、教师宿舍后面有一张水泥球台，放学之后总是围满了人。球技好的人可以坐庄，一般的人几乎沾不了边。只好抽其他时间跑去抢两板。期中考试之后，我与某同学课间跑去切磋。没打几个回合，一间宿舍后窗“咣当——”一声打开，一个熟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高喊：谁让你们在这打球的！

收了拍子，捡起球，落荒而逃。

悲催的是，接下来就是语文课。

国生老师一进课堂就说，刚才我正在宿舍备课，有同学跑到我窗户后面打球。我以为他成绩有多好，特意翻出他刚考过的语文卷子查一下，也才67分。

国庆节前，学校要组织合唱比赛。农村学校，音乐课都不能正常上。虽然有的同学有点歌唱天赋，但是要凑够一个合唱团，还是有相当的难度。

国生听了一次排练，感觉整齐是整齐，但是不能让人满意。他的想法是，别的班把整齐作为目标，我们来点不一样的，让它错落有致。国生说：“这样，唱的时候分两个声部，错开了唱，层层推进，直至高潮。”

国生坐在班级的合唱团面前，把两只手竖起来，说我左手打拍子，右边的同学唱“社会主义好”，我右手打拍子，左边的同学开始唱。练了两遍，不满意。主要是节奏不对，后唱的容易被先唱的人带跑。又练了两遍，还是不甚满意。国生有点不耐烦，说，你们先练着，等比赛的时候，我坐前面，你们注意看我的手势，听我指挥。

比赛开始，国生果然坐在观众席前排。轮到高二文科班唱了。国生悄无声息把抱着二郎腿的两只手分开。前奏响起来，国生悄悄抬起手，左手略高，右手略低。还要装做情不自禁的样子，免得别人说作弊。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一开始确实是错落有致的。底下观众没有在现场听过这样的唱法，觉得很新奇。可是，好景不长。毕竟没怎么排练成熟。先唱的同学节奏正常。后唱的同学感觉自己被前面的同学落下了，想要加速追赶。两句之后，大部分人终于被先唱的人带跑。有节奏好的同学还在坚持，可是势单力薄，开始扯着嗓子吼。最终破坏了整个合唱。

听众开始还觉得耳目一新，到后来发现，这就是一盘散沙。虽然是学长，但艺术面前人人平等嘛，特别是与前面那些唱得不错的队伍比较起来。终于开始哄笑。

有观众议论：高二文科班这唱的什么啊？连整齐都达不到，还合唱呢？国生没有等到合唱完毕，便停下打拍子的手。合唱队员们眼睁睁看着国生从信心满满到心灰意冷，有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什么才艺展示、什么班级荣誉，一切都土崩瓦解了。

农村教育欠发达，周围四个乡镇才有这么一所高中。住校的同学，每周要骑自行车回家一趟，背一袋米、带一罐咸菜。家远的同学周一返校，迟到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冬天。

早上，等家住包集的厉同学把米背进宿舍，上课铃响了已经有五分钟了。不巧，第一节课是语文课。厉同学到了班级门口，喊了声：报告。国生正在讲课，似乎没听见。厉同学再次喊：“报告。”这次声音明显大过刚才。国生放下手中的课本，转头对门口的厉同学没好气地说：我听见啦！国生说完，继续他的讲课，若无其事。班里的同学偷偷笑起来。厉同学也有点想笑，但是努力憋住了。

国生直讲到嘴角泛起白沫，似乎终于想起来，门口还站着那位迟到的厉同学。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片，冲门口的厉同学做个进来的手势。厉同学如蒙大赦，赶忙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大气也不敢喘，生怕再生出什么事端。

王敏说国生的作品构思巧妙，但是我印象里，直到离开管中调往县里的中学，国生并没有在作文课上与学生分享自己写作的技巧，教给大家的，还是应试教育写作文那一套。高一年级的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个什么文学社，手抄油印小报报头下面，顾问一栏，国生的名字赫然在列。国生是不是真的顾得上问，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那个文学社在校园里还是很活跃的。

当时，也无缘领教国生的大作，根本不知道国生的水平怎么样。前不久，在网上闲逛，发现老家《盱眙日报》杏花园版上有署名王国生的格律诗。在百度搜索“王国生”，其中一个网页显示：[环球诗家/王国生]《我亮歌喉唱晚秋》。下面一行小字：王国生，江苏泗洪人，著名诗人。

王敏说的没错，国生是个乡土气息浓郁的老作家。

边看边说

遇见余东

□潘 银

余东村地处丘陵，位于衢州市以西沟溪乡境内。出于偶然，也可以说是不期而遇，我们一行5人走进了依山傍水的余东村。

车览余东村，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青山，在雨的滋润下，如晕染的黛色，格外温情。被雨水冲洗过的山里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花香味、草香味、泥土味混在一起，令人神清气爽。彩虹公路穿村而过，我们的车行驶在湿漉漉的公路上，轮胎撞击着发出来的都是沉闷的声音，让人感觉心里踏实。房前屋后，一幅幅整墙的图画，色彩斑斓，与山水景色相映成趣。而作为灵魂存在的画面，勾勒着种种美好的生活。感觉每一家都在攒着劲，争取把最好的状态注入每一笔每一画中，色彩艳丽，风格各异。凡人琐事、花鸟虫鱼、市井百态，在他们的画笔下都散发着温暖的、快乐的气息。

那时正值雨季，烟雨朦胧的天色，淅沥的雨，让我们不得不打起雨伞。现代伞的简洁，真的与这里格格不入，我想如果撑起油纸伞，女子或是长发蓝裙，或是紧身旗袍，男子或是蓝布青衣，或是西装革履，那感觉更让人回味悠长吧。

我们穿梭在生动的巨幅大画中，村巷里的路被雨水冲刷得格外干净，枯草有意平铺着，只为锁住泥土，路两边不见泥泞。细节绝对是细节。

沿途，偶遇村人，感觉除了满脸的笑意，举手投足和其他地方的村民也无二般模样，真看不出一个个都是深藏不露的绘画高手。全村2.18平方公里，共有796人，其中300多人为有证书认证的农民画家。比赛获奖、收藏展览的证书都是厚厚的一摞。而剩下的四百多人，成年人常年耳闻目睹也应该被熏陶成半个画家了，而那些孩子就更厉害了，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的童年都是五颜六色的，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前途不可限量也。

虽在心里早有准备，但是在新时代文化站里，我们看到了余东村那满墙的荣誉证书，还是蛮震撼的。站里的工作人员如数家珍般地介绍着，言谈举止中有着平淡，那是他们已经习惯、认同并喜欢上了这样的生活。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美丽宜居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第一农民画村”“中国十大美丽村庄”等众多国字号的荣誉面前，前来指导工作的领导、寻找艺术灵感的画家以及更多慕名而来参观的群众，让这里的农人已经习以为常、波澜不惊了。

在580平方米的农民文化活动中心大楼里，我们看到了除了农民书画50余幅外，还有竹编工艺品20多件，以及剪纸、彩灯等作品上百件。他们农忙扛着锄头做农活，民以食为天，养家糊口这是大事，一点也不含糊和怠慢；而农闲的时候就是聚在一起搞创作，拿起笔头绘画，摸起剪刀剪纸，砍下竹子编织，大人孩子伏在工作板上，精心描绘精彩的生活模样。屋内是画室，屋外是展室，不亦乐乎。听说这样的生活他们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了，集体坚持了四五十年，真是不容易。自娱自乐的同时，进行新的创收，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穿梭在农人们每家每户房前屋后的“一米菜园”中，红的花，绿的叶，黄的果。这菜园不仅让老百姓们实现家门口种菜的愿望，同时也种出了美丽的庭院。菜园里还有二维码的招牌，一问才知道，因为这样的自家食用蔬菜，绿色新鲜有目共睹，得到游客充分认可，有需求的游客就可以直接和看中的蔬菜主人进行价格协商，然后扫码购买。在多余蔬菜不被浪费的基础上，增加了村民们的家庭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移步来到“村心”位置，这里是余东村濒溪风情街的主打招牌南孔文创馆。文创馆的面积不大，但是视野开阔、布局精巧，汇聚了现代时尚设计和古时古朴风格为一体。整个馆内陈列着农民在或是陶瓷或是包包或是丝巾或是抱枕等15个不同载体上做的45种文创衍生产品，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也爱不释手。当画作变成了更易于流通的商品，既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宣传，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养花弄草，修身养性；舞文弄墨，漫谈春秋。这不正是古人追求的隐居生活？一个人或是几个人这样做是简单而快乐的，但是一群人、一村子的人只是这样做那是行不通的。光靠传统的卖画是养不活人的，纯粹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单一的东西也只能远观而没有长久性。从卖画到卖版权卖文创卖资源的转变，这是有高人指点、精英牵头、群众认同、共同努力的结果。由简单的“画”的华丽蜕变，到形成“农民画+文创+旅游+研学”新型文化产业链，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希望的田野上。看得见的文化，留得住的乡情，引得进的产业，带得动的幸福，共同勾勒出一幅宜居宜游宜业的乡村画卷。

此行，不虚五百多公里的车程。夏季的蒙蒙细雨，除去了尘世的燥热，丝丝清凉中，遇见余东。烟雨中，掩映在青山绿树中的幅幅满墙壁的图画，低调而不失奢华，沉稳亦具备大气，绽放出的魅力，耳目昭彰。

诗 歌

健身步道

□杨传长

朦胧的夜拥抱着
羞涩的月亮
一样的跑道
不一样的季节

一圈 两圈 三圈
目标向前方 向前方
一切为了健康
一切为了梦想
健康引导着时尚
是的 只有健康才能
奏出希望的乐章

繁星点点 华灯初上
路灯下的一张张脸庞
是那么的自信和坚毅
一样的跑道
不一样的人群

四圈 五圈 六圈
目标向前方 向前方
一切为了健康
一切为了梦想
勤劳的汗水伴着信念
把希望点亮

幸福像花儿一样 夏乐 摄